

## ◎ 风物城迹

## 与一座城交织

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差,去了故宫博物院。我跟着人流向前,依次经过午门、太和门、太和殿、中和殿和保和殿,站在台阶上向远处望,只觉得紫禁城金碧辉煌,宫门万重,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都盛满了历史,随便哪一样拿起来都能演绎出无数动人心魄的故事。于是更加仔细地去看它的白玉栏杆、巍峨殿宇,看它的画栋雕梁,碧瓦飞檐。然而真正留在我心里的画面,却不止这些。

和煦的冬阳下,历史的尘埃不曾被拂去,它们依旧在这里,与宫殿和楼宇一道,构成了故宫的宏大和美丽。半落的阳光下,一棵树静静地立在墙角,明黄的叶子如一只只翩飞的蝴蝶,在枝头振翅欲飞。

在我的认知里故宫一直都是安静的。世事变迁、人事流转几百年,它都是安静的,静静站在天宇之下,闭上眼睛,侧耳聆听,听人、物和事的喃喃私语。

两年后我接触到了一群人。他们是故宫里的文物修复师,被誉为大历史里的小工匠。越来越多的人通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这部纪录片和同名的书,走近他们的生活和毕生的事业。我也不例外。

现实是庸碌的,生活是琐碎的,然而总有这样一群人甘愿在安静的世界里淡泊处之,物我两忘,日复一日地修缮文物,使那些器具、书画在他们的手中活转过来。

“擦亮器具的过程中,他们自己的面貌气质也发生变化,仿佛有什么在他们身体内部也被日复一日地擦亮。”这只是一个缩影,更广阔的意义是,他们沉入这厚重的时空里,心绪平静,面容沉静,筋骨通透,人变得无限小,然而做的事情变得无限大,无限接近永恒和定格。

钟表要层层组装,要保留古老中国的特点和痕迹,上千个零件要从最底下开始组装,差0.1毫米都不行;青铜器要做旧,要褪退新品火气,要做出时间风雨的侵蚀感;古画修复要经历洗、揭、补、全四个核心步骤,修复一张古字画,就相当于延续了八百到一千年的历史;临摹一幅画要以年论,达到一定境界的人能从一根线上看出一个人、一座城,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背景;木器修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,木器轨迹、力度、律动的变化需要沉下心,反复琢磨思考……

某一刻,突然觉得文物修复乃同于写作,文物修复需要修复师不动如山,沉静如水,在世俗的喧嚣杂乱里专注如佛,写作也一样,需要写作者走进文字的內部去,将整个人放在历史的经纬上,探寻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历史,乃至人与时空的终极联系。

文物修复师自我消融于时空里,消融于平静的无限重复之中,写作者又何尝不是,我们自我消融于字里行间,消融于无数次删删改改和敲敲打打之中,多年后,人可以消失于世,但精品会永世流传。大多数文物修复师的生活都很简单朴素,工作的场所距离尘世喧嚣很远,生活也远离城市喧嚣很远。只有完全地静,静心,静坐,静思,才能使他们日复一日地专注于一件事。

此刻,夜色如水,初春的风徐徐吹进开着的窗户里,带来一种隐约的花香。我也完全静了下来,只有静,泉涌般的文字才会自然流淌,才会在手动起来的时候思维也跟着一起动起来。

“屋中并没有佛像,但他们有自己的信仰。”面对文物,还它本来面目,面对文字,使它们各司其职,去到该去的地方上,都是信仰。两者因为一次参观,一座城而交织在一起,使这种信仰中的人产生“同病相怜”的同理心。然而我们病得心甘情愿,病得如痴如醉。

故宫有两种时间,一种是千古寂寞时光,一种是悠然的现代时光,文物修复师在其中,扮演着穿针引线的角色。写作者的两种时光里,一半在与古人交谈,一半在与自己交谈,写作者在其中,孜孜不倦,分秒不敢停歇。修着修着,写着写着,故宫与文字融为一体,文物修复师与写作者融为一体。正所谓,文物人有文物心,写作者是写作痴。文/左岸

## ◎ 非常记忆

## 简单的父亲节

那年我上初二,正是懵懂和青春纠缠的年龄。周日我们三口人决定出去吃饭过周末。刚刚兴起的父亲节,还没有在我们的意识中扎根。吃过饭走在回家的路上,翻看手机的妈妈不知看到了什么信息,兴奋地向父亲祝贺节日快乐,我们才想起误打误撞,过周末竟然碰上了父亲节。妈妈问我,想给父亲送什么节日礼物?我想了想,自己没有钱,事先也没有准备。突然灵机一动,看看身边跟自己一样高,但不强壮的父亲,瞬间走到他面前,拉起他的双手,没等父亲明白过来,我就强行把他拽到背上,大步向前走去。父亲大呼:“快放我下来”。我一边走一边说,也没有什么礼物,就背一下,算作节日祝福吧!妈妈从后面追上来,拍着我的肩,这个傻小子别把你爸摔了。此时的父亲茫然,不知所措,我出乎意料的节日祝福,让他幸福的发了呆。缓过神来他才说,儿子怎么就长大了?都能背动我了。习惯于大手牵小手的父亲,心中涌动的是岁月更替的感慨,养育生命的欣喜,更多的还是看到儿子背部日渐宽厚的满足。

父亲是农民的儿子,高考让他告别乡村,成为一名铁路职工,几十年为大动脉的安全默默奉献着。从小到大,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下沿线。这句话让父亲的足迹遍布包兰铁路沿线,也让我习惯了父亲不在家的日子。主管安全工作后,东到通辽市所辖的哲里木车站,西至宁夏境内的惠农车站,全是他的工作范围。以前我并不知道“下沿线”代表着什么样的工作内容。直到大学毕业,我也成了一名铁路员工,才彻底清楚了那三个字的责任和担当。

父亲不太爱多言,每年的父亲节,家里从没有什么庆贺仪式,甚至简单的节日快乐,我都常常会忘记说。大学毕业那年的父亲节,我终于想起给父亲送上了节日的祝福。父亲心满意足地笑着说,你快乐,我就快乐,咱们全家就快乐!走入工作岗位的我,理解和敬佩父亲对责任的担当和奉献,几十本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,就是父亲工作的最好证明。看过一本书,有一句话很打动我,“一件很小的事,坚持去做,就会成为一件大事”。父亲就像一颗螺丝钉,紧紧地贴靠在伸向远方的铁轨上,无人知晓,只有岁月在见证,大动脉正是因为有了父亲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,才有了千里铁路的畅通。

又到六月繁花盛开时,又到一年父亲节,我们父子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,为国尽着职责,为家付出着爱。不用表白,不用祝福,一切尽在不言中,最简单的父亲节,最真挚的父子情,这是“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”的温暖,这是“家给人足,时和岁丰”的满足,这也是生活最本真的内涵。文/赵智博

## ◎ 城市笔记

## 贵人

公司有批出口运动器材长期订单,要求初加工铸件,订货量大。公司安排我出外走一下,落实前期项目。

去隔壁江城,这里制造业发达,开发区有许多民营企业。转了一两天,准备联系落实项目地。这天下午,手机震响,接通。“老同学,来江城也不吱声?”钱二楞?我中学同桌。听说他这些年过得艰难,下岗后,换了许多职业都不成,在园区里做个底层销售,图个温饱。

晚间,聚了一桌江城同学,好久不见气氛热烈。二楞同学场上格外激情,有些醉意。二楞搭着我的肩膀,喷我一脸酒气。“哥,园区听说你来考察,都知道你手上项目,帮帮小弟怎样?”“你?没听说你开厂?”“哥,我刚和别人合股,现在起步困难。你看给别人也是干,给弟弟干是拉弟弟一把,我保证产品质量不给哥丢人。哥,你就是我的贵人!”

去看了二楞铸造现场,工厂虽起步,看着有前景。叮嘱二楞,样品提交后等答复。

没几日,二楞带着样品过来,公司质检部门检测过关,开始接受第一批铸件产品订单。我将二楞送到公司门口,二楞有些激动,握着我的手说,“哥,我的贵人啊!”连续几年,二楞铸件供应正常,质量不错,我很高兴当初没看走眼,悬着心放下了。这期间,我调离公司,去异地专任其他岗位。离江城非常远了,因为忙,很少听到二楞消息。

有天,同学建群热闹了一番,知道二楞一些消息。这几年闹腾着,二楞在郊区房子拆迁了。几年前,他在郊区村子收了一些破房,几年后一拆迁,富了!群里同学都喊他楞二富。他乐滋滋吆喝同学们聚聚,豪华一点的,他来买单。

我问起二楞,那个铸件厂发展如何了。二楞回着说,“哥,谢谢你给我的帮助,不然我这辈子翻不了身,你真是我的贵人!实话给你说,当初那铸件都不是我的,我在那厂跑销售。厂里知道你是我的同桌,便让我来公关,我嘛就收个年底项目干股分红。那些钱我都投到旧房里了,这几年房子倒卖,赚钱来得快。哥,多亏你把项目给我,你现在如果缺钱什么的,只管开口啊!”我感觉心里乱糟糟的。

同学群很久没人说话,几乎忘记群的存在。公司格外忙,我也是经常南北跑着,很少去关注群动态。

这天,航班又晚点了,在机场候机厅,等着着急,我拿出手机随便翻翻。同学群忽然有响动,楞二富被抓了。咋啦?二楞这些年突然富了,买房换妻,经常还去赌博,热钱来得快,不甘心天天上班了。前年他假立公司,利用银行大额贷款,转手以高利贷形式放贷出去,忽然被银行发现。现在有几笔款贷出去后,对方人间蒸发了。现在二楞手中所有房产加起来都弥补不了这空洞,已经开始被追究法律责任。据说,要以骗取贷款,高利转贷罪判三年以上有期徒刑。这则消息地方台都报道了。

这个二楞!我忽然感觉候机楼空调好冷。我想起当初的二楞,醉态中握紧我的手,说话都有些结巴,“哥,你就是我的贵人!”

文/杨钧

## ◎ 生活拼盘

## 豆腐男

生鲜区的拐角处有个豆腐作坊,豆腐现做现卖,不是外面进货放在冷柜里卖的那种。作坊不大,不过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柜台外面摆了个开放式的冷藏柜,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排各色豆制品,单单豆腐干就有好多种,龙游干、兰花干、软香玉豆腐干等。现做现

卖到底新鲜,那豆腐虽然都放在冷柜里了,还颤巍巍地兀自冒着热气;早上时的豆浆是不放冷柜的,直接摆在边上的柜面上,一袋袋装好,摸一下,还温热的,很多人买上一袋,直接就着包子当早餐。

柜台里面放置着磨豆子的机器、滤豆浆的大桶、煮豆浆的大锅子,都是大家伙,却摆放得整整齐齐,打理得清清爽爽,倒也不显得局促。作坊里通常是一个男师傅在忙活,这位豆腐男三十出头的样子,身强体壮,穿套白色的工作服,围块白色的围裙,戴顶白帽子,捂着口罩,因为豆腐作坊常年跟水打交道,脚上穿着双米黄色的高筒雨靴,全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。

为了干活方便,豆腐男的袖子卷得高高的,于是,我看见一条手法拙劣的青龙刺青赫然从他的手腕处蜿蜒而上,一直没入胳膊肘处的袖子里。那触目的刺青,让刚想开口说切半块豆腐的我犹疑了。当我畏畏缩缩地把视线从他的手臂往上移,看到的却是一张再普通不过35岁左右男人的脸,并没有想象中的戾气,相反,他温和而殷勤地问:“买点什么?”

我说要半块豆腐,他利索地切块、装袋、称重,又问我要点别的不?今天的龙游干搞特价呢,炒芦蒿很好吃。好吧,那就再来点龙游干,他也不多拿,用夹子夹了两块,说够一餐吃就好了,吃得好好明天再来买,新鲜!然后仔细地将袋子打了个活结,递给我。

晚上做菜,他家的豆制品果然口味不俗,豆腐香滑细嫩,妈妈尝后说,这豆腐是用盐卤点出来的;龙游干颇有嚼劲,但又不是干巴巴的那种,很香,不是各种香料的混合味,细嚼之下,有股浓郁的豆子原香,跟芦蒿的清香果然是绝配。

渐渐成了这家豆腐坊的常客,来超市时都会顺便带上一两样豆制品,生意好,人手少,豆腐男很忙,早市就不用说了,边做边卖边照料磨豆子的机器、煮浆、沥浆、包豆腐干……偶尔下午两三点钟来,豆腐不用做了,而且这个点生意也清闲了些,但也不见他闲着,拖地板、清洗机器、归置家伙;再空点的时候,他把整卷的平口袋一个个撕下来,打开,把袋口卷起来叠好,这是为晚市预备着,到时生意忙了,装袋方便点。

这些有点娘的细致活儿,跟他粗壮手臂上那条丑陋、霸气的刺青很不般配,却似乎又很协调。是啊,谁不曾有过那么一段张扬跋扈、荒唐热血的青春岁月,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们逐渐长大成熟,内心也日益平和宁静,最终回归到平淡庸常的生活轨道中来。却总会留下那么一点难以抹去的烙印,提醒你我都曾拥有过的,热情躁动、无处安放青春。

文/王秋女